

## 中國簡牘研究的新動向

李 學 勤

《木簡研究》自創刊以來，一貫重視中國簡牘研究情況的介紹。創刊號上的大庭脩氏的《中國簡牘研究の現狀》、第三號上池田溫氏的《中國における簡牘研究の位相》，都對中國簡牘的發現和研究作了通盤論述。第七號上大庭脩氏《中國における最近の漢簡研究》一文，更就一九八一年以後的狀況全面述介<sup>(2)</sup>，對讀者給予了很大的便利。作為中國的簡牘研究者，我覺得應當對《木簡研究》及上述幾位學者的努力表示感謝。

下面想也就中國簡牘研究近年的動態談幾點看法，試作大庭脩先生在本誌第七號發表的大作的補充。附帶說明，在中國，無論是在整理還是研究上，常常是把帛書同簡牘並提的，因此本文便將帛書包括在內。

### (二) 簡牘發現的擴大

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現的中國古代簡牘，基本上都是在西北地區出土的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，隨着考古工作的開展，簡牘發現的地點迅速增多，使我們關於簡牘分布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。

五十年代首先在湖南長沙幾個地點獲得楚簡。這一連串發現有三

重意義：第一，不是在西北而是在內地發現了簡；第二，簡屬戰國時代，從而把簡的實物的年代提早到先秦；第三，簡均為竹質，開始對竹簡有較多的理解。

除長沙外，一九六六年以前內地所出的簡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南信陽長台關的楚國竹簡<sup>(3)</sup>。其實這一時期在其他一些地點也出有簡牘，例如湖北武昌任家灣<sup>(4)</sup>、河南陝縣劉家渠<sup>(5)</sup>、江蘇連雲港網瞳和鹽城三羊墩等，但所出都很零碎，未能引起較大的注意。

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楚簡，訊息發表在中斷出版前最後一期《文物》<sup>(7)</sup>上，當時來不及作什麼整理研究。

七十年代起，進入了簡牘大量發現的新時期。

在華中，湖南長沙等地仍續有發現，特別是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竹簡和帛書，非常重要。與此同時，湖北的重要性逐漸顯示出來，在江陵、雲夢、隨州等地都有重大發現。其中隨州發現了迄今最早竹簡，雲夢則發現了前所未見的秦簡。江陵的楚簡、漢簡更是層出不窮，直到目前還在繼續出土。

江蘇省也成了經常出簡牘的地區，地點除了連雲港和鹽城，又有

盱眙、邗江、儀徵等。其間儀徵胥浦的西漢簡牘，內容尤爲珍異。江蘇和兩湖之間，安徽阜陽、江西南昌等地也先後有所發現。

從兩湖到江蘇，還可以加上較北的山東臨沂，更南的廣西貴縣等地點<sup>⑧</sup>，構成一個很大的範圍。這個區域，在戰國時期是楚文化的影響所及，所以有人會想到古代簡牘或許和楚文化有特殊的關係。我在一篇小文中指出過這樣的現象<sup>⑨</sup>，不過在我看來，內地簡牘以及帛書之所集中出自上述範圍，主要是這個地區的地下條件適於竹木和絲織品的保存。

歷史上簡的兩次大批發現，都不在上面說的楚文化的範圍以內。

一次是西漢時的孔壁中經，地點在山東曲阜；一次是西晉時的汲冢竹書，地點在今河南汲縣。這兩地均在中原地區。近年，在河北定縣八角廊、北京大葆台先後發現漢簡，前者尤爲豐富<sup>⑩</sup>，這證明北方也有機會出土簡牘。另外，在西南的四川青川，發現了秦的木牘<sup>⑪</sup>。看起來，在中國各個地區都有出土簡牘的可能，使我們的眼界比以前大爲開闊了。

## (二) 整理工作的現狀

中國古代簡牘及帛書發現於全國許多地區，發掘工作大多是由各地方考古工作者進行。但簡牘、帛書的保護和整理，需要有較多經驗的專家從事，因此七十年代以來發現的各批材料，多數是由北京同各地的學者一起整理，通力協作。例如一九七二年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、甘肅武威旱灘坡兩批漢代簡牘<sup>⑫</sup>，就爲這樣的協作開創了先例。長

沙馬王堆帛書、雲夢睡虎地秦簡、一九七三至七四年新發現的居延漢簡等等，都是在國家文物局（現爲文化部文物局，專設有古文獻研究室）組織下，由各方面學者組成各個整理小組，負責整理、注釋的工作。

出土的簡牘或帛書，首先由發掘者同文物保護方面的專家進行清理及必要的技術處置，然後拍攝照片。因爲簡牘、帛書本身每每是脆弱易損的，整理工作大部份是依靠照片進行。簡的拼接，帛書的綴合，基本上也是用剪開的照片黏合。祇有照片上字迹不够清晰，或者必須察看簡帛斷口或色澤的時候，纔去接觸原件。不過，整個釋文還是要核對原件，所以原件的利用還是很多的。

拼復是整理的重要環節。有時一支細小的簡，要從十幾塊碎片重新復原。帛書由於是絲織品，碎片有時變形，綴合更難，還要考慮到碎片經緯是否互相接合。馬王堆帛書的碎片，有時上面祇有一點筆劃，有時小得像米粒那樣。常常工作一整天，一塊碎片也未能拼上。一個小片的拼合，在工作者心中會引起很大的喜悅。

對簡帛儘可能拼復後，即寫定釋文，加以必要的注釋。注釋是幫助讀者了解簡帛內容及種種有關問題的。例如簡帛本身的一些特殊現象，都在注釋內說明。注釋以簡明扼要爲原則，希望爲研究打下基礎，並不能代替研究工作。

整理報告都有簡帛的原大照片，有的還有摹本，同時附以釋文、注釋。報告一般由在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。爲了普及，有時還出版以釋文、注釋爲主的平裝普及本。報告的印製不能很快，有些釋文先

在《文物》雜誌發表，發表的次序成爲《文物》月刊→普及本→報告本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整理小組可能作一些修改，這樣報告本就成爲最後的定本。

報告本曾印成綫裝的，成本比較昂貴，現在一律改爲硬面的精裝本。精裝本已出版的，有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》（壹）、（叁）、（肆），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（壹），而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的精裝本日內亦可問世。

馬王堆帛書、阜陽雙古堆漢簡、新發現的居延漢簡的整理均已近尾聲。當前正集中精力進行的，是新發現的江陵張家山漢簡，其內容最重要的是漢代律令。我們希望早日完成整理工作，將材料公布，供國內外學者研究。

在上述以外，還有若干簡牘是經各地學者整理的，爲數也不少。如一九七一年發現的甘谷漢簡<sup>13</sup>，即其佳例。這方面情況，就不一一介紹了。

文物出版社最近開始出版《秦漢魏晉出土文獻》，一九八四年印行了林梅村、李均明的《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》，一九八五年印行了吳九龍的《銀雀山漢簡釋文》，都是按順序號或出土號排列的釋文。這對讀者查檢參考，有其特殊的便利。

### （三）對學術界的影響

中國新發現簡牘、帛書，內容非常繁多，我們曾形容爲開啓了一座地下的圖書館，大概並不是誇張的。這樣的新發現不斷公布，對學術界是很大的刺激。中國近年在這方面的研究，大體說來有下述幾種

#### 趨勢：

##### 第一，政治史、法律史方面：

雲夢睡虎地秦簡的發現，影響相當深遠。簡的主要內涵是秦律和律說（發表時題爲《法律答問》）。衆所周知，中國古代法律，完整保存至今的，以唐律爲最早。更古的法律，以前僅有輯錄的片鱗隻爪。竹簡秦律的出現，自然在學術界造成很大的震動。

秦律的研究，已經發表了許多論文，對秦律作了多方面的探討。最近在《法學叢書》中出版了《秦律通論》，全書長達九章，五百一十五頁，對秦律各方面作了綜合的論述。這部書側重於法律方面，至於秦簡所反映的秦的國家制度，迄今還沒有一部綜合研究的專著出現。

一九八三年底至八四年初，在湖北江陵張家山發現的漢簡中，有五百多支簡是漢律，年代約爲呂后時期。這批漢律的內容和睡虎地簡秦律同樣豐富，爲秦、漢兩代法律的對比研究準備了條件。江陵簡一旦發表，撰寫“秦、漢律比較研究”的時機便成熟了，對兩代國家制度的探索也是很大的促進。

##### 第二，社會經濟史方面：

秦簡中有不少關於臣妾和隸臣妾的材料，很受學者的注意。主要原因是，在中國學術界，古史分期的討論已持續了半個世紀以上，奴隸制是討論的中心課題之一。秦簡中的臣妾顯然有奴隸身份，而隸臣妾是刑徒還是奴隸，則看法不一。截至當前爲止，涉及隸臣妾的論文已刊出約二十篇。江陵簡漢律中又有很多隸臣妾的記載，相信這方面

討論還會有所發展。

臨沂銀雀山簡中有一部分，發表時題為《守法》、《守令》等十三篇。其中有《田法》一篇，論述戰國時期土地制度，已有幾位學者撰文研究<sup>18</sup>，另一篇《市法》也很受重視。

### 第三，科學技術史方面：

馬王堆帛書中有關古代科學技術的材料，如《五星占》、《天文雲氣占》、《導引圖》等，一開始就受到廣泛注意。帛書中的醫書等方技作品，中醫界作了許多研究，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會還出版了《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》<sup>19</sup>。

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》(肆)最近已出版。書中包括馬王堆出土的全部醫書，四種竹木簡也收錄在內。這裏面，如帛書《雜療方》、《養生方》等，是首次發表。估計醫學界對這些新材料也將深入研究。

### 第四，學術史方面：

新發現的簡牘、帛書，很大一部份是書籍，包含先秦到漢代不少佚書，也有一些與現存傳本不同的本子。有學者指出，“這些資料能够幫助我們解決傳世古書裏一些本來無法解決的，甚至根本就發現不了的問題，能够幫助我們檢驗前人校讀古書的成果，決定一些聚訟紛紜的問題的是非。”利用這些材料校勘古籍的工作，正在逐步展開。

簡帛書籍的發現，還使大家進一步認識古籍是怎樣形成的。大部份古書，都有一個傳流和修訂的過程。過去有些被貶為偽書的古籍，如《六韜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尉繚子》等，由於在簡帛中發現，重新被人們所

認識。這可能會引起人們對晚清以來古書辨偽的研究進行新的評價，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研究必將有較大影響。

以上所說祇是一些私見，未免掛一漏萬，敬請指教。

### 注 釋

- (1)《木簡研究》創刊號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；第三號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。
- (2)《木簡研究》第七號，一九八五年十一月。
- (3)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：《我國考古史上空前發現——信陽長台關發掘一座戰國大墓》，《文物參考資料》一九五七第九期。
- (4)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：《武昌任家灣六朝時期墓葬清理簡報》，《文物參考資料》一九五五年第十二期。
- (5)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：《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葬發掘簡報》，《考古通訊》一九五七年第四期。
- (6)《江蘇連雲港市海州網瞳莊漢木槨墓》、《考古》一九六三年第六期。
- (7)江蘇文物管理委員會等：《江蘇鹽城三羊墩漢墓清理報告》，《考古》一九六四年第八期。
- (8)以上各地點詳見曹廷尊、綜元邦：《簡牘資料論著目錄》、《考古學集刊》第二集，一九八二年。
- (9)李學勤：《新出簡帛與楚文化》，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：《楚文化新探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。

- (10)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：《河北定縣四十一號漢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一九八一年第八期。
- (11) 魯琪：《試談大葆台西漢墓的“梓宮”、“便房”、“黃腸題湊”》，《文物》一九七七年第六期。
- (12) 山東省博物館、臨沂文物組：《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簡報》，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編：《孫臏兵法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七五年。
- (13) 張學正：《甘谷漢簡考釋》，甘肅省文物工作隊、甘肅省博物館：《漢簡研究文集》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。
- (14) 中華書局編輯部：《雲夢秦簡資料、論者目錄》、《雲夢秦簡研究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一年。
- (15) 栗勁：《秦律通論》，山東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。
- (16) 林甘泉等：《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。
- (17)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(壹)，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。
- (18) 田昌五：《談臨沂銀雀山竹書中的田制問題》，《文物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。
- (19) 李學勤：《銀雀山簡〈田法〉講疏》，《國學集刊》創刊號。
- (20) 裴錫圭：《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》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一九八〇年第五期。